



著作：净土法门丛谭

开示佛七的意义

一、佛七的意义

今晚与各位讲讲佛七的意义，佛七的来源。为何佛七念佛七天，不念五天、六天、或八天、九天？但可以念一个七天、两个七天乃至七七四十九天？佛七的七天是後来的祖师所创立的，但却渊源于释迦牟尼佛。我们要知道，一切的佛法，都是佛内心所证验到的，从他的智慧的心，慈悲的心流出来的。後来各宗的祖师根据佛经或经论设立了各种的佛七，如弥陀七、观音七、法华七、楞严七等，而以禅宗的禅七和净土宗的净七为最普遍。禅宗、净土宗的道理都是佛讲的。禅宗的起源是这样的：昔日佛在灵山讲经说法，有一位婆罗门教徒手持一朵毕波罗花来供养佛。佛把花接过来，用手举著，当时听经的人很多，虽然看见佛手里举著花，但都不懂佛的意思是甚？其时只有大弟子迦叶，破颜微笑。佛就知道这一大群人都不懂禅宗的禅意，只有他懂得，就开示大众说：「我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实相无相，微妙法门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

100

，咐嘱摩词迦叶」。此法门是教外别传，不立文字，是在经典以外的，所以禅宗每讲到道理深的时候，就以「教外别传，不立文字」来形容，因为文字经典，不是禅宗「向上一看，千圣不传」的最高的妙理。

佛讲了三藏十二部经，其中净土宗的经典，亦有无问自说，即没有人请问，佛自己讲的。许多经都是天人、弟子等问佛，佛答覆他们才成一部经的，而净土宗的经典最初并没有人请问，佛为甚自己又要讲出来呢？因佛观机说法，看到这些众生的根机可从听净土宗的经典得到好处，就无问自说，讲了弥陀经。

念阿弥陀佛的就是佛七；参禅的就是禅七。禅七又是怎样来的呢？当时佛在菩提树下证道。经过三七思惟（做工夫用功思惟，思惟叫做禅），对一班上根利智的菩萨说了一部华严经，乃菩萨之法，过後，才陆续讲了阿含经及其他的经典。因此，考察起来，佛三七思惟二十一天讲了华严经，可以说是最早的禅七。禅宗在印度并没有甚禅七，传到了中国，唐朝以前还没兴丛林，也没有甚禅七，佛七的。佛法传到了中国，早晚用甚功呢？在印度佛陀的制度，初夜七点、

八点、九点、十点坐禅；中夜十一点、十二点、一点、二点则睡眠；後夜三点、四点、五点、六点则诵经。诵经即是作工夫，所诵的有四十二章经、法句经、遗教三经。在中国，一早则诵四十二章经、八大人觉经等。後来，马祖兴丛林，百丈禅师把丛林的清规建立起来，就规定早晚做

101

课诵的工夫。早晚课诵，有显教密教，显密双修。其中楞严咒、大悲咒、十小咒、及其他的咒都是密教的；阿弥陀经、心经及其他的都是显教的经。後来，慢慢的才有参禅、坐禅的禅七。在七天内修禅定，希望能够做到「明心见性」。心就是妄心，性则是真性，每人都有真性，为何真性会不见呢？心要明，心为何要明？因心被无明烦恼所障，故不能明，假如说我们坐禅或者念佛，使心清净，脱离了这无明，佛性就见到了，明心见性就是达到了学佛的目的，获得解脱。所以在打禅七时，有很多祖师来开导，在禅七期间作很多功夫，有坐香、参禅、跑香、开示法要。坐禅的人不一定要在晚上才讲开示，白天也可以开示，开示後再坐一枝香，下来有什么 问题，或者坐香的经过如何，或者心里有什么 感触，或者有什么 预感，或者见到佛菩萨，或发现前世的事，或者身体动摇起来，摇摇摆摆的，为什么 ？没参禅前是不懂的，所以请主七的和尚或其他 法师、斑首师父来开示，指点迷津，当问题来了，解释这问题是主七及助理和尚或其他斑首的责任。这是禅七的一般情形。

禅七在晚唐时就有了，到了宋朝，逐渐的衰微。明朝时，净土宗很兴盛，净土宗是念佛的，由禅七慢慢的转过来念佛，故禅七就衰败下来。念阿弥陀佛就叫弥陀七，念其他佛亦可以，念观音菩萨叫观音七，或在七天内念其他的佛号七天，也可以叫做佛七。现在我们的叫做佛七，一方面念佛，另一方面止静

102

身心。如今还有精进佛七，恐怕功夫不够，如功用行，得以快点成功，故叫精进佛七。精者精而不杂；进者进而不退，专门做念佛的功夫，希望只有前进而不退转，故谓精进佛七，也是七天。从前我们在宁波观宗寺，由谛闲老 法师及慧根和尚领导。打过四十九天的佛七，亦叫「生死七」，希望能在这四十九天内了脱生死，这些都是由禅七转过来的，从坐禅改过来变成静坐念佛，跑香改为坐香，这就是禅七和佛七演变的关系。但是禅七有跑香坐香，而净土宗只有念佛，没有跑香，这跑香是怎样来的呢？在清朝南京有一座宝华山，是现在律宗的门庭，从前亦是参禅的处所。当时有一位玉琳国师，他的师父天隐老和尚有一个半徒弟，一个是玉岚，半个则是玉琳自己。玉琳年纪轻、有智慧，办事能力又强，每个人都欣赏他，而他的师兄玉岚四五十岁，每天吃了睡，睡了又吃，甚 都不作，他人就认为他很懒散，没有功夫。有一天，有人来访他的师

父，问起他有多少个徒弟，他师父答有一个半徒弟，玉琳听了心里想：「我是一个徒弟，师兄一定是半个徒弟吧」？那人就问那一个半徒弟是谁呢？师父回答：「玉岚是一个徒弟，玉琳是半个徒弟」。玉琳听了心里很不舒服，自己这聪明勤劳，为何是半个徒弟，师兄天天吃饱睡觉，反而算是一个徒弟，因此他心中感到愤愤不平。他并不知玉岚的工夫绵绵密密，做得比他好，在行住坐卧中，无时不在作工夫。后来玉琳离开师父，到处参访用功，工夫大有进步，连顺治皇帝也拜他为师父，所以叫做玉琳国师。雍正曾出过家，对佛法

103

很有研究，有人说他已见性了。他著有一部禅宗的语录。雍正皇帝见玉琳这一派的佛法很昌盛，所以就寻求他的衣钵传人。有人推举宝华山天慧禅师，他是玉琳国师的法嗣，比较有功夫。雍正就把天慧禅师请到皇宫去，试试他的禅悟程度。雍正对他说：「听说你是玉琳的高徒，得法的门人，到底玉琳所讲的宗旨是甚？这一派的作风又是怎样」？天慧听后不明，抓抓他的癞痢头，意思似说宗旨就在癞痢头。禅宗有一公案，有一禅师在织麻布，有人来问佛法是甚？他就答曰：「麻三斤」。这麻三斤，会得就是佛法了。这种随问随境而答，随机对答没错，就得到好处。但雍正皇帝是个有功夫的人，当他问天慧、玉琳国师的宗旨是甚？他只是眼光光，摸摸癞痢头，皇帝就知道他功力不足，还未见性，於是威吓他说：「我斩了你的癞痢头，又怎样」？他面红耳赤答不出来。雍正怒曰：「君无嬉言，言出必行。现在限你七天在宫中接受供养，要你参禅用功，找出玉琳的宗旨，若找不到，到时就要斩却你的癞痢头」。他听了很害怕，当天，送饭者来时，就提醒他：「今天是第一天了，你赶快加紧参禅吧」！他无心饭食，只是坐了又跑，跑了又坐。跑到了第六天，送饭者又讲：「今天是第六天，限期快到了，找到了国师的宗旨没有，顾住你的脑袋，明天就要搬家啦」！到了第七天，他跑得更快了，不自觉地把手撞到殿柱上，「碰」的一声，撞得他开悟了。於是，他就很高兴的去见雍正，雍正一看到他，就知他已经得法见性了。由此可见印证的人是重要的，一个人懂得禅宗

104

的道理，念佛开悟的，参禅见性的，当他一看到你，只须看到你的模样，或透露一句半句，就知道你是否开悟了。否则如未见性，即使你讲了很多话，仍然还是门外汉。故说：「威音王」以前，功夫可以不须印证，「威音王」以後，若经过见证者，尽属天然外道，不是佛法正宗。所以见性是很难讲的。譬如有一人从香港来到南洋，遇到一个香港人，一讲那里有什，他一听就晓得你是熟悉香港的。见性不见性，只从你一句话就能体会出来，这就所谓印证是甚一回事。那时天慧禅师一边坐一边跑，碰到大殿的柱子才见性。自从天慧禅师以後，禅者在禅堂里，

就流行半坐半跑的制度，不似以前的专坐而不跑了。

以净土宗来讲，本来只有念佛而没有跑香的，后来到大回向也有跑香了，而且还越跑越快，也叫做「跑西方」，快点跑到西方去，是这样得名的。故净土宗的佛七有念佛、坐香及跑香，这就与禅宗有些关系。佛七也叫做打七，何谓打七？相信有些人也知道，打七就是继续不断念阿弥陀佛七天，执持名号，至七天一心不乱，七天之内克期取证，规定一个时间去妄取证，临命终时一心不乱，自由来去，这就是打佛七的意思。

二、佛七为何又叫「打七」？

105

打佛七在法相唯识宗来讲，打七就是打死你的第七识。因人有八识，最坏、最怪的就是第七识，就以念佛的工夫扫除第七识的我执烦恼，把烦恼贼打杀了，就是你念佛的成功。八识者即眼耳鼻舌身意六识，第七是末那识，华译意根，因意是看不到的，看不到者就是第七识，第六识叫做意识，第七识叫做意，即是意根，意根是通为前六识所依，或者言前第六意识所依的根。根为物质，是有生灭的。我们眼睛依之而看到外面的色尘。眼耳鼻舌身意，对色声香味触法，是六根对六尘的境界，当根看到境时是无知觉的，如眼根对色尘是没有分别的，可是在中间生起一个眼识出来，识以了别为义，有了识才知道所看到的是甚色，若眼识不生起，就分辨不出是甚东西来了，耳鼻舌身亦复如是。意识如何起来？意识要起来就要等意根先生起。还有第八根本识，生命的根本，普通人不晓得讲就叫做灵魂，学佛者须知有灵魂则有一个我，是假的，佛法讲无我，那有甚个体的灵魂呢？所以这个是虚妄的灵魂，在唯识叫做妄识，即是阿赖耶识，华译藏识，能含藏万法种子。比如库藏能藏物，此识藏了前七识的善恶种子。前七识有生灭，若人去世，则前七识就没有了，而第八识生命的根本识。还在那里仍未离去的，所谓「去后来先做主翁」。人死以后第八阿赖耶识最后才离去，把你一生所造的善业或恶业带去，善业者去向好的地方，恶业者则下堕地狱。故此识保藏善恶种子，因果不失，若无此识，你说因果，究竟因果在那里呀！死了则没有，当前七识死了，第八识还未死，它是生

106

命的根本，做凡夫时叫做识？阿赖耶识，是妄识。若将来我们听经闻法，身口意清净了，闻思修三慧修成，得到戒定慧后，由戒生定，由定发慧，破烦恼得菩提，由生死证涅槃，那时一切好的果报全部现出来了，就是转八识成四种智慧，实现了佛法的慧命。故佛法讲生命，现在的生命是有的，是父母生我的生命，在这一期之间就死了，来世投胎再生，又是一期的生命，这都是虚妄的生命。如大海的波涛，一起一伏，起起伏伏不停，但水的性是不动的，永定的，那就是阿赖耶识。当阿赖耶识转成佛果时，就是大圆镜智。我们人以妄识为生命，到了佛果时，以智慧为生

命，所以无量寿、无量光，智慧是会发光的。阿弥陀佛华译是无量寿、无量光，不只阿弥陀佛才有，每一尊佛成了佛後，福慧庄严，都有这智慧的光明，都以智慧为生命。凡夫的八识是虚妄的，能造业，使众生轮转生死，第七识执我，执我这个身体（五根身），是阿赖耶识变出来的身体，阿赖耶识的种子（心识），当众生造了业，有了这业力就变了，叫做「内变根身」，把虚妄的根身现出来（因造了业）。我们凡夫看不到，以为身体是实有的真的，执假我为真我，为了假我而起贪爱，爱我所有的生命财产，我所有的眷属儿女，一切东西因为有我才有争执。我是五蕴所现出的假相，五蕴即是法，法都是空的，不是有实质的。众生不知这法是阿赖耶识在上面所幻现的，虚妄的假法，是由阿赖耶识的功能，「内变根身，外变世界」而来的。在内面讲身体是见分，为第七识所执，执以为我。外变器界，多大的世界

107

都是阿赖耶识所变的影子，都不是实在的。若不懂佛法的人是讲不通的，听闻佛法者才理解此道理，明明是有为何是没有？明明是空为何是有？茶杯、播音乐都是有的，为何说空呢？懂佛法者知这法上面有个我是假的，法的本身是因缘所生的，也是假的。故中论说：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亦名为假名，亦名中道义」。这是说当阿赖耶识执持的我相空了，法相也空了，我法两空，就是打破了阿赖耶识的执见。执见就是烦恼之贼，烦恼障；法执是所知障，智慧把妄想打破了，所以我们才修行成功。但是念佛与八识有关系，如现在我在讲经，你们听了佛法心则清净，若无听经，相信大家的心一定在外面攀缘，连自己也不知道，如今我们聚集在一起听闻佛法，有些人听後入定，有些人讲经讲到入定，要看个人的根机是否成熟？当我们每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就把一粒种子种下去，多闻薰习，如理作意的用功，把心识薰变得清净了，因阿赖耶识执持之後，要受第六意识的支配，所以第六意识就好像经理，前五识是伙记替他奔走的，当我破了，法破了，主人把烦恼贼杀死了，更由观佛念佛之力把执我的第七识打死了，所以叫做打佛七，不叫做打佛六或者扛佛五，就是这个道理。

打佛七就是要念佛，要精进念佛，念佛有多种，简单言有二种：一是散心念，一是定心念。一种人念佛是妄想多，心很散乱，看到人家在念佛，他也才跟著念，或手持珠则念，不持珠则不念，乃至忘得乾淨，佛早已去西天，这叫

108

做散心念佛。散心念佛有无功德？有功德，只不过效力不强，因你是断断续续的念，功效则差。有一法师讲个譬喻，散心念佛如我们煮开水，半煮半停，永难煮成沸水，散心念佛亦复如是。

定心念佛：专门息妄想来念佛，讲堂向来是七音念佛，很少用五音念佛，到转快板时才用两

音念佛。现在你们的念佛是跟台湾的念法相同，念快快的也有好处。在中国祖师们有十种念佛，可以说是追顶念，念一句追一句，密密的追，下面的妄想插不进来。我们念佛、打佛七规矩有多方面不同的，如南方念与北方念不同，大同小异，像天童寺、育王寺、观宗寺、七塔寺的四大丛林各有不同的念佛。念佛有十八声，有抑扬顿挫慢慢的念，慢慢拉一句，几百人绕三匝才念十八句，有这样的作风。故念佛的规矩及作风各有不同，所以当一个人到甚地方，一定入乡随俗，先看看他的作风如何，不能一到就言人的不好，他有他的作法。若到外国去，学了他的方法，回来後又改过了，若去多几个国家，就改多几次。所以我们自己有方法，就要依自己的去作，不要依他人而改自己的，自己学的东西一定有个章程，不要随便改变自己的章程。现在「追顶念佛」，念到入定了，在定中也能念，故叫定中念佛，力量比较强，如煮开水，不断的加火，水很快就煮沸了。精进佛七是要我们精进，把电力加足，快点把开水煮滚，勇猛精进的加工念佛。

109

三、斋堂为何要供奉弥勒菩萨

弥勒菩萨是佛在世时出家的比丘，地藏菩萨亦现比丘相，在唐朝时来到中国。此两位菩萨皆现比丘相，其他的菩萨都是现在家相的。弥勒菩萨在中国五代时，化身在浙江宁波童奉化县的玉琳寺，现布袋和尚身度人，若人布施吃的或玩的东西，他全都装进布袋里，故有人把他的布袋叫做乾坤袋，乾坤是天地，布袋虽小，却能容纳乾坤在里面。他不修边幅，衣冠不整，样子疯疯颠颠的，但脸上却时常挂著笑容。当他的布袋装满东西後，就坐在地上。小孩儿们都爱亲近他，喜欢跟著他走。他也把他袋子内的东西分给大家吃，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，好不高兴。

有一次，布袋和尚从宁波宏法下来，来到天童寺。在浙江的四大丛林有天童、育王、观宗和七塔。天童寺乃最大的丛林，他常常去挂单赶斋。甚地方有供斋，他都不会错过。在佛教里有一句话说：「三十里不赶斋是个懒罗汉」。意思是说，若在三十里内有寺庙供斋，一定要去应供，不去赶斋是个懒和尚。布袋和尚每天东奔西跑的去赶斋，吃斋时又不修边幅，衣冠不整他亦不在乎，自由自在，自得其乐。

110

在斋堂中，身为纠察的职事师，在过堂以前一定要到斋堂巡一巡，看看行堂者有否把全部东西放得整齐有序，然後大和尚才来登座过堂。有一天，天童寺又有斋供，纠察师看到布袋和尚又来了，他心里早就很讨厌布袋和尚，不过既来赶斋，又不能不给他吃，所以只好由他。这一回，布袋和尚竟然毫不客气，大模大样登上大和尚的座位，当起大和尚来啦。纠察师看不顺眼，况且平日对他已有成见，就立刻过去，叫他下座。可是布袋和尚怎也不肯下座，这下子可把纠察师

惹火了，趋上前去，动手拉他的耳朵，一拉拉到几尺长，回头一看，吓！他竟安然不动的坐在那里。当纠察师把拉耳朵的手放开，耳朵又缩回本来的样子，这一切的情形，刚好被进入斋堂的方丈看到了，知道这位仁兄功夫如此，决不是等闲之辈，一定是圣人化现，便叫纠察师不要拉他下来，任由他坐在上面，然后吩咐行堂在他对面另放一张桌子，和他对面过堂。所以凡是丛林过堂时都安放弥勒菩萨，而不安放教主释迦牟尼佛，这是有一段来由的。天童寺过堂时，多放一张桌子给弥勒佛，这风气传开了，现在一般人过堂，虽没有另设桌子，可是在大和尚的桌前一定有安放一尊弥勒佛的圣像，原因就在此。当释迦牟尼佛进入涅槃之后，世间的佛法和众生都交给地藏菩萨去宣扬教化。在弥勒菩萨未下生前，中间这段好长的时间，都是由地藏菩萨来教化众生的；待地藏菩萨度脱阎浮提众生的机缘完了，弥勒佛才下生，所以弥勒菩

111

萨的责任是很重的。虽然他现在尚未下生，但时常化成布袋和尚来度人。布袋和尚在五代是很出名的，其他的化身我们不知道。弥勒菩萨在玉琳寺临终时讲了一首偈，才知道原来他就是弥勒菩萨，偈曰：「弥勒真弥勒，化身千百亿，时时以示人，时人皆不识」。弥勒是真的弥勒，化身是从体起用，从真的体现出来，化身千百亿种，时常都去度化世人，但世人都不认识他，从这首偈就能体会到菩萨的功夫是不可思议的，为何弥勒菩萨会坐在斋堂呢？就是这个原因。

四、五观常明千金易化、三心未了滴水难消

中午过堂吃饭，维那师父念完供养咒后白词：「佛制弟子，食存五观，散心杂话，信施难消，大众，闻磬声，各正念。」佛制弟子本来是「佛制比丘」，佛在世时，在家众很少与出家众在一起用功和吃饭，平时讲经坐禅，都是比丘为多，在家众很少，故以比丘为主。但是现在打精进佛七，在家人多过出家众，如八关斋，都是为在家人开示的法门，故改为「佛制弟子」。弟子包括四众，弟子们吃饭时要用功，若不用功「信施难消」，即吃了饭也不会消化的。释迦牟尼佛在印度只园精舍讲经时，知弟子们有些很用功，有些威仪很差，讲话的人亦多，吃饭时动作又不大整齐，有些则懒惰不精进，佛看了这情形，就

112

讲了精进的道理。四众弟子，不论出家在家，一定要持戒用功，要有整齐的威仪，不可以不修边幅。一个人在家庭如果努力工作，经济状况一定是好的，生活也过得快乐。经济是我们人的生命线，若不精进努力，经济有问题，就会影响到家庭生活。学佛的弟子亦复如是，要精进为道，修行用功，一方面研究佛理，一方面依佛理修行作功夫，同时也要利益大众，教化社会，道业才容

易成功，若马马虎虎作功夫，道业就荒废了，不易成功。平时行住坐卧都要有威仪 要用功，连吃饭时也不可随便讲话，不可让光阴空过，故说「食存五观」，吃饭时要修五种观想，修好五观，这吃下的饭就能消化，若没这道念观想，吃下的饭则不会消化，所谓「施主一粒米，重如须弥山，吃了不了道，披毛戴角还」。此道理是对出家人讲的，警告出家众吃饭时亦要用功，修这五种观，生起惭愧心，功夫就会进步了。五观是：

一、计功多少，量彼来处：计算自己所用的功是多是少，多就好少就不对。量是量度、推想。「彼」字是指我们所吃的东西如米饭粮食等到底从哪里来的，是从农夫辛苦种植而来，知其来处不易，若吃了饭不用功，试问好意思吗？过得去吗？古人言一粒米，一粒饭，得来都不容易，所以要用功。

二、忖己德行，全缺应供：忖是忖想，忖忖自己所作所行是否正常？想想自己的道德行为好不好，功夫作得好不好，作得好受了供养就心安理得的吃，作不好吃了心里也有些过意不去，因工夫作得圆全，应该受供养，工夫作得欠缺

113

不够，吃了自然有些问题了。全缺、依我个人讲法，还有一点其他的意思，当吃斋时看到素菜美味就吃得开心，若菜差一点不好吃，心中的烦恼就来了，这是自己道心欠缺是不对的。无论好的菜或差的菜我一样的吃，一样的应供，不去分别，分别打妄想，功夫便失照了。在佛教把吃晚饭叫做「药石」，肚饿是病，身体就坏了，吃了饭医好身体就有精神，支持这身体工作，但不要拣好吃的才吃，不好吃的就不愉快，要以无分别心去吃饭才有工夫。

三、防心离过，贪等为宗：预防这虚妄的心，烦恼的心去造业，造业就要受苦。心有两种？一是真心——真如之心，每个人都有，好像每人都具有佛性一样，佛性在那里还没有现出来，被烦恼污泥盖住，真心未出故作众生，当妄心去了真心现前，你就是佛了。现在我们做人，都是虚妄的、烦恼的心在用事，飘渺不定，虚妄不实，故产生种种的分别，都是在造业，功夫作不成功，是因我们烦恼妄想多，所以我们要离开过失，有过失就有烦恼造业，故要预防虚妄的心起来造业。「贪等」、即贪、瞋、痴、慢、疑、恶知恶见等六种根本烦恼，又从根本上生出很多枝枝叶叶的烦恼，有二十种随烦恼。以上所言的烦恼都是以贪为大本营，这营里蕴藏了很多贪得无厌的东西。若人无智慧就会贪人的东西，本来物各有主，是我的东西就是我的，当我们应该要吃的就吃，不要贪心去作过份的追求，因贪不到不能达到了就会起瞋恨心。这在修六度菩萨道里以瞋最严重，一念瞋心起，八万障门开，所以瞋恨心很厉害，不论你修六

114

度法门或五戒法门，当瞋恚心来发脾气就火烧功德林，所以要降伏瞋心就是要忍。你忍得住就不会瞋，忍不住就起瞋心，真是心瞋火炎炎，烧尽菩提之林，故在用功方面以忍为最重要。佛在遗教经言：「忍之为力，持戒苦行之所不及」。时说持戒是很难得的，若忍得好，持戒及苦行也不能及；若功夫修得好，如不能忍，什功德也被瞋火烧完了，故瞋必须以忍来对治。我们造业以贪瞋痴三毒等为主力的，故要防心离过，才能远离贪瞋痴的烦恼，道业才容易成功。

四、正事良药，为疗形枯：如人体生病，乱投药石是无效的，要对症下药，病才会痊愈。现在我们以观想治心内的心病，这便是良药。吃饭也是良药，它能治疗我们的身体，使身体饱满，精神充足，才能修道，故说正事良药。

五、为成道业，应受此食：观想作为佛弟子，责任要修行度人，修行要成功不能半途而废，我们为了要修成佛陀所证的无上菩提之道，应该要吃这饭食，如此观想心则清净，吃饭时味道就更好了。

这五种观法启示我们初步用功的人行住坐卧，穿衣吃饭都要作观，是佛陀勉励我们要精进用功，故说：「五观常明千金易化」，这五种观若在吃饭时观想成熟不散乱，那即使你吃下千金也易消化掉。从前清朝有位龙裤禅师，皇帝知他有修行功夫，看到他所穿的裤破破烂烂的，就把自己所穿的皇帝裤送给他，并封他为龙裤国师。他讲过一句话：「老僧一枝香，能消万担粮」，意思说他只要用一枝香的静定功夫，就算是你送万担的粮食给他吃了，也很容易消

受，因他有功夫就不怕，五观常明，有五观有惭愧心，惭愧心是道，如此道心就增强了。

「三心未了滴水难消」：在金刚经讲三心不可得，即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那心到底在那里？若找不出来（未了），就是对这三心之理未懂，那你吃了施主的一滴水也不易消化，这也是警策之语。在宋齐梁陈隋唐六朝时，分作南北朝，南朝宋齐梁。梁武帝时，印度达摩祖师西来，梁武帝虽听了祖师的佛法，但不能领解其中道理，尤其是禅宗的哲理。武帝问祖师：他做皇帝以来供僧结缘，度生布施，到底有多少功德？达摩乃是明心见性的禅行者，武帝以有相之法问他，故答曰：「并无功德」。又问：「何谓真功德？」（真圣人）？答曰：「廓然无圣，没有圣人，也没有功德。因真功德是「净智圆明，体自空寂，如此功德，不以世求」。清净智慧是圆明的，净智圆明是无为无漏的功德，真正佛法是无为无漏的功德，你现在布施一点东西给人或拜佛等有相的功德是有漏有限量的。故以「净智圆明，体自空寂，三轮体空，如此功德，不以世求」，不在世间法中所求得到的。空了没有人，也没有物，一切都空。武帝至此，问曰：「一切都空了，没有了，那现在对著我是甚人呢？」达摩答以「不识」，武帝不懂达摩连自己也不识，真是「话不投机半句多」，因此达摩便一苇过江，由广州转去嵩山面壁九年，结果见性成功了。那时南方的禅宗很兴盛，北方各宗的佛法都是讲有的，禅宗是讲空的，真

佛法，不在文字语言，一切文字语言不是真的佛法，传到北方去，有本事会讲经说法的法师很多，他们认为文字语言整体都是佛法。

关于三心有个故事：在北方有一姓周的修行人，天天诵金刚经，得名周金刚，道理懂得很多，后来出家，取名为德山禅师，还是专门研究金刚经；著青龙疏钞一百卷，在长江以北的地方流行。德山禅师听到南方有人讲空的禅宗，专门破坏有的佛法，便指南方佛徒是魔子魔孙，非去破斥他们不可。于是他把金刚经担著去南方，要把那些魔子魔孙消灭。他从湖北至湖南，辗转南下，来到广东岭南一带，赶路多，肚子饿，见一卖点心的档子，就向一婆子买点心充饥。婆子问他背上担的是甚经书？德山谓金刚经疏钞。「你把担子停下做甚」？老婆婆问道。他回答：「想向你买一点点心来充饥」。婆子又问：「你有研究金刚经吗」？德山就告诉她，如无研究，如何写出这一百卷的疏钞？婆子又进一步问道：「我有些问题想请教，你若答得好，我把点心供养你；否则我的点心是不随便卖给人的」。法师就叫她问，她说：「金刚经内有三个心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三心都不可得，现在你要点心，到底是点那一个心呢」？满肚经论的德山法师被她这一问，当场呆住，答不出来。婆子说：「我的点心不要卖，你去别处买吧」！德山原以为南方修禅的都是魔子魔孙，没料到这老婆子却这厉害！婆子对他说：「你的机缘在龙潭禅师那边，你到龙潭后可能另有一种新的境界出来」。于是他又担著疏钞去

拜访龙潭禅师，到了龙潭，只是空空的，既没有龙也没有潭。德山在庙旁边碰上了龙潭禅师，双方谈论佛法的问题，一直谈得晚上。禅师对他说：「天已黑了，请到隔壁去休息吧」。以前无电灯，只点油灯，禅师点好油灯，叫德山拿去。当德山要拿油灯时，禅师却一口气把灯吹熄了，四周顿时变成一片黑漆漆的，看不到，德山想回头走，那知门已关闭了，结果他把头猛撞到门上，痛得他当下就开悟了。第二天他把百卷的青龙疏钞烧掉，感觉这文字障碍著禅功，以后也成为禅宗的祖师。

五、愿我临终无障碍

佛七发愿文：「愿我临终无障碍，阿弥陀佛远相迎，观音甘露洒吾头，势至金台安我足」。此发愿文在净土宗是很重要的，打佛七时，跪下来慢慢的念，要抑扬顿挫，要悲悲切切，才能感

人。古来念此十四句颂时，最後念到有感应，见到佛菩萨，或梦中见到阿弥陀佛放光，开示他，得到好的境界。我们因打精进佛七有九枝香，时间不多，故念得很快，若念慢点是非常感动人。念到悲伤处，感到我无始生死以来所做的恶业，所受的痛苦，到今天，才听到佛法知道佛法的好处，心中想起来，连眼泪都流出来了，声音这悲切，因此感

118

动到佛了，佛的力量则加被我们，指点我们种种的情形，故就得到好处了，功德也就有了。

「愿我临终无障碍」，现在我上面回向见到佛了发愿，愿我临命终时无障碍，因有障碍西方生不去，无障碍则往生去了。佛经说人的障碍很多，颠颠倒倒的障住我们，平常人有四种颠倒。如说常乐我净是涅槃的四德，我们凡夫没有这种功德，也没有这种清净境界，故无常计常，世间都是无常的，迷人却在无常中计执有常，妄造诸恶。世间原无快乐，迷人却非乐计乐，世间之法都是苦空无常无我的，迷人多贪世间法是快乐的，不知快乐乃是短暂不能长久，所以无常计常，无乐计乐。人身色即是空，本无有我，迷人即无我计我。身体是臭皮囊不净的，但凡夫执我造业，不净计净。身体本不清净，我们却贪以为净，生起我爱和我所爱，种种造业，其他的种种执著造业也都来了，所以就障碍我们，平常不要讲，当临终时，念佛者念得好，没有障碍才能去西方，若有障碍则去不成，因临终如正念动摇，念佛的境界不清净。障碍原因约有四种：

（一）无善种、起恶念：向来没有作好事？善的种子一点也没有，到临终时当不好的境界来了，觉得痛苦就起恶念。或者念过几天佛，为何没有灵感，就生起恶念来，起了这障碍来。

（二）无正信、起邪见：虽然对佛法听了很多，信了很多，但有正信的正知正

119

见的就不多，没有正知正见故在临命终时，其他外道就会劝你如何才能生天国，种种业障来，因没正信故被邪见转动，试想西方还能生得去吗？

（三）恩爱重、生系念：在家之人，因为有夫妇，儿女，家庭的恩爱放不下，在临终时想到这些恩爱而不能舍，那就糟糕透了！所以宋朝的杨杰有句名言：「爱不重不生娑婆，念不切不生极乐」。这爱就是贪爱，而不是像佛陀慈悲之爱，故爱不重不生娑婆；念不切不生极乐，念即念佛的要有正念，兼具具足信愿行的三资粮，还要念得深切才能生到极乐，所以有恩爱重，有挂念，如何能生极乐呢？

（四）苦恼逼、发猖狂：临终时病苦逼迫你，人就发狂。这些都是障碍，使到临命终人无法往生西方。故要发愿临终无障碍，「阿弥陀佛远相迎」。为何阿弥陀佛远远的从西方来迎接我们。有远有近之分，这是在事上讲不是在理上讲，在事上讲阿弥陀佛在那里？在弥陀经上有言：

「从 是西方过十万亿佛土，有世界名曰极乐」。从我们这娑婆世界向西边过去，有 十万亿个佛土，那边有一个极乐世界。所以在事上讲佛在很远的地方来迎接我，是形容迎接的不容易，这远还来迎接我，我们没有障碍，一身清静，与佛心相印，所以阿弥陀佛远相迎。「观音甘露洒吾头」，西方三圣，以阿弥陀佛为主，观音菩萨在左边，拿个水瓶洒甘露，甘露是天上一种药叫甘露水，吃了 长生不死，死了也可翻生，故叫甘露，菩萨拿的水也好像甘露一样洒在我的头

120

上。「势至金台安我足」，西方三圣中大势至菩萨在右边，手中拿著金台，希望大势至菩萨来接我时把金台安我足，佛慈悲接我去。

「一刹那中离五浊，屈伸臂顷到莲池，莲花开后见慈尊，亲听法音可了了，闻已即悟无生忍，不违安养入娑婆」：一刹那即很短的时间，金刚力士一弹指就有六十个刹那，喻时间很快速。五浊即五浊恶世，我们这个世间叫做五浊恶世，五浊：劫浊即世间浊，此世界有刀兵战争。见浊：知见不正。烦恼浊：每一个人都有根本烦恼，随烦恼。众生浊：即众生生命短，一切境界都不好，把寿命平均起来都不出三十多岁。命浊：虚妄的生命不清净。所以希望西方三圣来接我，在一刹那的时间内离开五浊，到西方去。西方又叫做五清净土。「屈伸臂顷到莲池、」，把手一屈一伸，很快的就到莲池，极乐世界有七宝池，八功德水，西方为何叫莲池呢？因西方有莲花，我们念佛的人发心念佛，西方莲池就生出一朵莲花，每一棵莲花都有花蕊，当你念佛多了，花的蕊慢慢增长，一天比一天好，若念了没感应不念了，菩提心、念佛心退了，莲花也跟著憔悴而枯萎，所以念佛的人一发心，西方莲池就有你的种子在那边，而且结成莲花，念成功了就「屈伸臂顷到莲池」，华就开了。「莲花开后见慈尊」，这是说我们人，在临命终时，投胎莲池，莲华化生就清静了。因人念佛时，莲华中有花蕊，当念佛成功时，花开後有一个小孩出来，那个就是你的神识托胎莲花的化身，见慈尊即见大慈悲的阿弥陀佛。「亲听法音可了了，」亲自听到佛对你说法，你就

121

是善男子善女人，能在不好的五浊恶世中发心念佛用功到莲池来，赞叹欢喜，亲自听到阿弥陀佛说法的声音可了了，很明白清楚。「闻已即悟无生忍」，听到佛说法之後得无生忍，无生则不灭，不生不灭那是什境界？那是涅槃的境界，无生则一切法皆空，那一样不能忍，我们因为执著一切法不空，看到这境界，好的贪，不好的瞠，所以不能忍，若到了无生境界，佛法不生不灭，此理证到後什事情都可以忍，叫做无生法忍。「不违安养入娑婆」，现在你已到了西方，到西方去都是已发过心的，念佛发心有二种：1.是自己慢一点成佛不要紧；要紧的是先度众生，如地

藏菩萨众生度尽，方证菩提，地狱未空，誓不成佛。若地狱还有一个众生就不成佛，这种叫做难行道，难行能行，众生无边，世间无尽。明知不容易做到，也要尽力去做，所以叫大愿地藏菩萨，先度众生最后才成佛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的叫难行道。释迦佛在这世间修这难行道，能在五浊恶世中修成功，这是佛陀可爱可敬之处。2. 有一种人觉得在五浊恶世修行很危险，若功夫把握不住，很容易堕下去，故先发心去西方，将来才回来度众生，倒驾慈航，这慈航已开到西方去，为何还要回来？为度众生故回来。念佛者不是念了佛就没有功夫讲，念佛有正念、助念。正念是念阿弥陀佛，是正因，助念是修五戒十善的法门，还有讲经说法等十种净土的三福，助你成功。念佛者不是念了阿弥陀佛什么都不理，什么都不做，吃了睡就可以，这样是生不去的。弥陀经、无量寿经、观无量寿经、往生论，是净土三经一论。在往

122

生论中，天亲菩萨这样说：「二乘种不生西方」，生西方是发菩萨心才能去的，二乘是小乘声闻罗汉，没有菩萨心是生不到的。生西方后方能离生死，生了西方之后发心再回来，所以不违安养入娑婆，安养即极乐世界，不与安养的法相违到西方，然后再回来娑婆世界度众生，善知方便度众生，到娑婆要发愿度众生，度众生有什么法，要知道有方便的法门，若无方便法如何能度众生呢？

六、六尘可作恶亦可为善

「善知方便度众生，巧把尘劳为佛事，我愿如斯佛自知，毕竟当来得成就」。

法华经讲：「诸佛智慧，甚深无量，其智慧门，难解难入」。诸佛智慧即是体，佛之智慧很深，无量无边，这讲智慧本身的体，从智慧流露出来的法门是难见难闻的，方便是从实相的体起方便度众生之用，也须要善知识，利用善巧方便的法门来度众生。「巧把尘劳为佛事」：尘劳即红尘烦恼，尘者六尘，每天我们的六根对六尘：眼贪色、耳贪声、鼻贪香、舌贪味、身贪触、意贪法尘种种妄想的境界，众生在六尘之中奔劳，所以造业堕下去。但现在说菩萨方便的境界，善知方便度众生，很巧妙的把尘劳作佛事。六尘即色声香味触法，不能推他是好的，古德有功夫的行者，都以六尘作佛事，来度人和利益人。

123

色尘作佛事：如何以色尘做佛事呢？如唐朝时有一比丘尼，有很深的工夫，但无人印证，有天去参一位大禅师，禅师见到她，知她是有功夫者来印证，就吩咐她晚上半夜才来，若无功夫者

听了，以为不对劲，比丘尼听後，晚上十二点多才去，禅师坐在禅床上，穿了女众的衣服，擦胭脂粉扮作一个女人的样子，比丘尼一看到他就开悟了。禅师问她开什 悟？比丘尼曰：「大道无男女，只因一念差，若能心不起，遍地种莲花」。大道无男女，大道即佛法之大道原 无有男女相，男女平等，只因一念差，初初的一念妄想起来就差了，大道也失去了；若能心不起，遍地种莲花，如果心不动，遍地都是种莲花。比丘尼开悟 後讲出来，这是以色尘作佛事，扮了女人相，一看就开悟了，这是方便巧把尘 劳作佛事。

声尘作佛事：唐朝有两师徒，即马祖与百丈，马祖兴丛林，百丈立清规。 有一日马祖登堂说法，当侍者的百丈就站在他身边。马祖说法时以拂尘扫一扫，说毕把拂尘挂回禅房内，百丈则旁立侍候，看马祖还有甚 吩咐。马祖看到 他现在善根机缘已成熟了，故问百丈：「若我有什 事，这一担子落在你的身 上，你将来怎样担当大法」？百丈就拿起拂尘摇摇的说：「像师父说法度人」。马祖一声不响，百丈把拂尘挂回原位，马祖忽然大喝一声，百丈的耳朵聋了 三天，吓倒了。三天後醒来，悟了如何宣扬佛法的道理。喝是声尘，就以声尘 作佛事。

124

香尘作佛事：宋朝黄山谷跟吕纯阳一样参黄龙禅师，但没有开悟。他常想 到师兄弟很多已开悟，自己参师这 久还没开悟，就以为师父偏心，对出家弟 子好，虽然自己每天侍候他，亲近他，却得不到好处，心中对师父有误会。禅 师知道了，有天看时机已成熟了，就问黄山谷：「木樨香否」？当时正好是花 开得很茂盛，香味很浓郁，黄山谷听了这句话，惊觉开悟见性了，说：「说是 有家未到家，水边林下旧生涯，昨夜月明云散後，西风一树木樨香」。这是以 香尘作佛事。

味尘作佛事：赵州从谏禅师，有人到他那里去，他都请饮茶，以茶招呼人，饮茶後那个人的境界来了就开悟。有一次挂单的客师来了，师问他曾到过这 里来没有，曰：「没有」。师就请他饮茶去，他就开悟了。随著又来一个客师，问他有到过这里没有？答有来过；请饮茶去，他也开悟了。在旁的侍者看後说：「师父，为何没到过者请饮茶去，到过者也请饮茶去，是什 意思」？师听 後说：「你也饮茶去。」他饮完茶也马上开悟了，因他的因缘也成熟了。茶是 用口饮的，所以以味尘作佛事。

触尘作佛事：前面说过德山禅师开悟後，有人问他佛法的大意是什 ？他 一棍就打下去，没有伤到他就开悟了。这好像他打香板，所谓「香板头上出祖 师」，许多祖师都是由香板打出来的。香板就是触尘，这就是以触尘作佛事 了。

125

法尘作佛事：六祖慧能得法时，法衣是五祖传授给他的，接衣後应成祖师，当时很多人都想争取。六祖接衣後静静的走出来。有一位慧明大师，是军人出生的，生得很魁伟，追逐六祖，想抢他的衣，六祖明知打不过他，无法与他斗，就把衣放在大石头上，隐身到林内去，待慧明来时见到衣，六祖就从林内说道：「衣是信物，衣是表信的，应得到者才能得到，不应得到的何必随便来争呢」？慧明这大力士，听後尽其力量不能把衣物从石头上拿起来，他知六祖功夫已到家，故曰：「我不是为衣来的，我是为求法来的」。六祖听後就出来曰：「既为求法来，就要熄灭你的瞠心，把六根收摄起来，才可以得法」。接著又低声的问他：「这个心不思善不思恶，那一个是明上座的本来面目？你的本来面目在那里」？慧明听了这几句话，也就开悟了。意识法尘是看不到的，不思善不思恶是意识的作用，可以把坏的东西拿来作佛事，也可以度人。

「我愿如斯佛自知」，上面所讲的话，要我们现在发愿学成功之後，希望西方三圣接我生西方，将来才回来度众生，在尘劳之中教化众生，我愿如斯，佛应该大慈大悲的知道了。「毕竟当来得成就、」，佛慈悲加被我将来修学一定成功。这是我们所以要发这个愿，有愿就有目标，有愿所求必定能得到感应、成功。（释继慧记於三慧讲堂第七届精进佛七期间）